

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

(原載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澳門日報)

伍星洪



嚶鳴合唱團在 St. Anna Parish 教堂演出



交響樂之父海頓的白 色大理石棺

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

如果說“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是一次“偶然的”音樂活動，倒不如說這是嚶鳴合唱團近年來致力於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工作的其中一項“必然的”成果。

啓程

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嚶鳴合唱團啓動了為期十日的“奧地利音樂之旅”。九日中午安抵維也納，在對方聯絡人 Dr.GuntherStefanits 的妥當安排和帶領下，我們一行四十人下榻於司馬榮神父家鄉 Burgenland 州 Hornstein 鎮近郊的 VivaSportHotel。稍作安頓下

來後，隨即展開經雙方縝密安排的十日音樂活動。

在 Dr.Stefanits 的引領下，當日黃昏便往 Hornstein 鎮的 St.AnnaParish 教堂和 Eisenstadt 市的海頓大教堂（HaydnChurch）視察演出場地和試奏伴奏用的風琴。海頓墓地所在的海頓大教堂中的風琴曾為海頓所用，是三相琴鍵的鼓風琴，至今保存完善，音效良好。在離開海頓大教堂前，我們特意到海頓的墓前憑弔一番。相對之下，Parish 教堂的風琴就顯得不足，儘管音效不俗，但強弱不受控，琴鍵也不敷應用（音域幅度狹窄），且結構“特殊”，彈奏者一時之間很難適應。因此只有另找合用的風琴。可是在 Hornstein 這樣的小鎮，想於一兩日內要找到一台合用的風琴近乎不可能。幸好在 Dr.Stefanits 的努力奔走下，直至十二日“司馬榮神父在澳門創作演唱會”舉行日的上午，他終於給我們帶來一個驚喜，一台可用的電風琴已放置在聖堂內。

據 Dr.Stefanits 說，他為找尋一台合用的風琴已費煞躊躇，曾託兩位相關的技術人員幫忙，找到了一台，由於太簡陋而不合用；十一日，心急如焚束手無策之際，其中一位技術人員猛然想起在小鎮的殯儀館有一部閑置已久的電風琴，於是 Dr.Stefanits 吩咐無論如何，都要於第二天（十二日）一早搬到聖堂來試試。那天早上，當我們抵達聖堂時，Dr.Stefanits 即把司琴沈穎瑤帶到琴前，試奏後，雖然認為不太理想，但也可將就使用。早上的彩排大致順利。

當日午後，我和幾位團員到聖堂附近的一間咖啡店喝咖啡，老闆娘以好奇的目光掃視我們這班外地客人，再拿起一份當地的德文報紙，指着上面刊登的一張嚶鳴團體照片問道：“這不就是你們嗎？”報道的題目是“遠東距 Burgenland 州並不遠”，副標題的意思是“嚶鳴合唱團將帶來一首中文的 AveMaria 和葡國民歌”。

Dr.GuntherStefanits

Dr.GuntherStefanits精通英文與德文，是研究克羅地亞文化的學者；雖然看上去年紀已不輕，但身子骨很硬朗，精神奕奕。他精明能幹，心思細密，彷彿有耗不盡的活力。他就是一直為這次活動與我們緊密聯繫和溝通的關鍵人物，且對我們有求必應。他自稱在籌備這項目的期間一直是“一腳踢”one-man-band，事事能順利完全得益於他良好的人脈關係。事實上，我們抵埗後，他一直緊密跟進和周詳安排一切大小事宜，每天晚上都與我們商討翌日的活動程序和細節。他為了讓各項活動能順利進行而周旋於我們與當地的“名流”和政要之間，而且在所有相關的場合中充當翻譯。在他的周全照料下整個活動過程很流暢，沒有出過任何紕漏。

彩排

啓程前最讓我擔心的是時差問題，但抵埗後興奮而積極的精神狀態，將問題消弭於無形，團員很快適應環境，睡眠質量良好。

八月十日，我們有一天“自由行”時間，大夥兒乘坐旅遊車暢遊維也納的著名景點。十一日開始，各項音樂活動如彩排、演出和在彌撒中獻唱等活動按計劃有序開展。外貌不揚的 St. Anna Parish 教堂的音效好地出奇，殘響恰到好處，聲音飽滿而實在，聲部間互聽狀況良好，這有助於整體的默契；原來預期聲效較好的海頓大教堂反而不易應付，圓形的建築結構再加上高高的穹頂，殘響便顯得太過了，聲音反而不如 Parish 教堂實在，而且還有點兒空虛和混濁，聲部間互聽不易，因此，在這裏唱速度較快的歌曲時，不太得心應手，有點混亂，要經一段時間團員才能適應。總體而言，所有的彩排活動都大致順利。

即興活動

十一日在海頓大教堂彩排，下午我們做了一件計劃以外又頗有意思的事情，為林樂培老師的《天主經》錄音。臨時作出這決定，是因為這所聖堂內裝置的風琴為海頓生前所用，音色很美，輝煌又通透，似乎注定是這首傑作的絕配；恰巧今年八月是林老師的八十五歲大壽，如在這裏錄下他的《天主經》作為壽禮送給他以示祝賀，他老人家一定歡喜。

第一場音樂會

“司馬榮神父在澳門創作演唱會”安排在十二日下午七時在 St. Anna Parish 教堂舉行，由司馬榮神父的外甥孫女 Christine Marold 主持，出席的嘉賓有鎮長 Herbert Worschitz、Parish 教堂的主任司鐸 Valentin Zsifkovits 及其他我們不認識的社會名流，期待着欣賞司馬榮神父作品的聽眾一早便佔據了有利的位置。我們以林樂培老師的一首《永遠安息》拉開音樂會的帷幕，隨後是司馬榮神父的作品，他的《申爾福彌撒曲》和多首經文歌，首次透過一個澳門的民間合唱團的歌聲依次在他的家鄉響起。其間，團員都明顯感受到聽眾在專注傾聽，情緒也被他們的感動和激動激揚，每一位團員因而更加“用心唱”。這種現場的強烈情感互動、情緒共鳴和唱，與聽者共融一體的感覺，後來大家談起來都表示這是嚶鳴從來未感受過的，是一種嶄新的音樂體驗。

當每唱完一首歌後歷久不停的掌聲，並未叫我飄飄然，反而讓我有點兒愧疚。我想，來自澳門的嚶鳴，一個僅有業餘水平的合唱團，怎堪當這個音樂國度的聽眾如此誠意的接納呢？

經過一番思考，我明白了：一，他們知道我們此行的目的和誠意；二，他們也感到團員唱歌的用心和投入；三，他們從未聽過司馬榮神父的這類歌曲。一位聽眾事後羨慕地跟我說：“為甚麼我們竟沒擁有這些歌曲？這本應是屬於我們的！”其實，反過來，如果一支外地樂團來澳門專場演繹一位澳門音樂家的作品，我相信澳門的聽眾也分外有感覺，甚至也有類似的反應。至於第三點，原來司馬榮神父在 Hornstein 時，多是為當地的 Tamburizza 民族樂團編寫克羅地亞的民歌給他們演奏；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六六年在澳門期間正是他創作的黃金時期，這時期他多是應聖若瑟修院及禮儀的需要

而創作聖歌，一九六六年返鄉時，他沒有把這些作品帶走，難怪 Hornstein 鎮的聽眾有上述的反應。也因這些作品在當地從缺，嚶鳴方會獲邀演出，才能獲得如此正面的回報。

在 encore 時，我們選唱了司馬榮神父的兩位學生的作品——區師達神父的《LouvadoSeja》和林樂培的《天主經》，我認為這個安排很有意思。

第二場音樂會

“澳門本土合唱作品演唱會”於十三日黃昏在 Eisenstadt 市的海頓大教堂舉行。這一天，我們先後於上午和下午在這聖堂作了充分的彩排。其後，聖堂一位女管理人員領我們到海頓的陵墓前，例外地將鐵閘打開，讓我們近距離在白色大理石棺前憑弔，她說很多來這城市演出的音樂家都會來這裏憑弔的，好能吸收點音樂靈氣。她又說：“你們可在墓前唱一首歌啊。”於是區師達神父的《LouvadoSeja》便在交響樂之父海頓的墓堂內迴蕩。

這場音樂會也由 ChristineMarold 主持。在第一部分，我們應 Dr.Stefanits 的要求先唱了一首葡國民歌《Machadinha》（小斧頭），再唱意大利作曲家 LucaUggias 獻給嚶鳴的 MissaSacriCordis》和他的《SalveRegina》。選唱 Luca 的彌撒曲是因為這套作品對嚶鳴有特別的意義。第二部分全屬澳門本土合唱歌曲，作者包括司馬榮神父、區師達神父、劉志明神父、林樂培、羅保博士、林平良和本人，這些人與司馬榮神父都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是一次刻意的安排，是讓奧地利的朋友了解司馬榮神父至今一直影響着澳門的樂壇生態，以及知道他在澳門的音樂的傳承狀況。這說法中或許有點我個人的主觀成分。

在音樂會結束前，在 encore 時我們選唱了海頓的《戰爭彌撒曲》中的《AgnusDei》，以此向這位音樂巨匠致敬，也表示對當地文化的尊重。當晚，在嚶鳴舉行的答謝宴中，海頓大教堂的主任司鐸要求我們在翌晨的彌撒中再次獻唱這首《AgnusDei》，我表示這首為時約五分鐘的歌在平常彌撒中是否適宜，他說：“無礙，教友都很喜歡再次聽你們唱這首歌。”他又說：“彌撒完畢後，獻唱的合唱團會到樓下來為教友唱一首另類的不論聖、俗的歌，並接受教友的感謝。這是這兒的傳統。”我們為此選唱了區師達神父編的《紅豆詞》，一首由寄居於澳門的葡國人改編的中國藝術歌曲，成功融合中西文化特點的藝術作品。

出席十三日音樂會的嘉賓多是當地的政要和名流，中國駐奧大使的代表王順卿參贊也出席欣賞。當晚在嚶鳴的答謝宴中，他接受我們預備的紀念品時說：“澳門在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儘管嚶鳴合唱團的成員來自各行各業，但音樂會有這樣高的藝術表現很難得；今年正值中奧建交四十周年，在這裏有很多慶祝項目，嚶鳴合唱團的音樂會實在為這慶典添姿彩。”

在彌撒中獻唱

至此，嚶鳴赴奧的任務基本完成，團員放下心頭大石，餘下的環節是十四日和十五日分別在海頓大教堂和 Parish 教堂的彌撒中獻唱。十五日是聖母升天節，是天主教的重要節日，嚶鳴在彌撒中再次獻唱了司馬榮神父的《申爾福彌撒曲》和多首他作的經文歌，也與 Parish 教堂的詩歌班一起獻唱了莫扎特的《Ave Verum Corpus》。在彌撒完畢前，主祭 Valentin Zsifkovits 主任司鐸的一番情真意切，出自肺腑的講話讓不少在場人士的眼睛濕潤了。當司馬榮神父的《Corona Aurea》的歌聲再響起，詩歌班成員的淚水又再禁不住了，同樣，嚶鳴團員的情緒也波動起來，我自己也一度“迷失了”。隨後，我向大家表示嚶鳴前來的主要目的不是表演，而是把司馬榮神父的作品帶回故里。於是，我將我此行用的司馬榮神父的曲譜當眾送給了 Dr. Stefanits，在我的授意下，沈穎瑤也把團長送我特別為我設計的譜夾轉送給 Dr. Stefanits 留念。彌撒完畢，當地居民在聖堂前地列隊，一一與嚶鳴團員握手、擁抱、珍重道別，難捨之情又激起另一番感動，很多團員都哭起來。

中午，在去吃午餐的途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一名女性居民手持一幀畫上如觀音的聖母畫像，她指着右旁的一行中文字問我們是甚麼意思。我看是寫着“無染原罪聖母”，便解釋給她聽。她滿意地回家去了。

(二之一)

伍星洪